

护林员老杨

●卢燕敏

无须闹铃,老杨准时在早上六点醒来,这是他四十多年来在林场养成的习惯。

洗漱,烧早饭,收拾工具,时间在老杨的手里,既漫长又短暂。吃罢早饭,停当片刻,再带着午饭和一壶水出门巡山。

还有一年,老杨就要退休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,四十一年岁月,也只是一眨眼的功夫,说过就过去了。自打十八岁进开发公司林场,老杨一心一意地干着护林事业。他说,好像一坐下来,就被什么东西给黏住,拉也拉不走。

护林工作,单调而乏味。每天上山下山,看林护林。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,从一片林区到另一片林区,“看一天是风景,天天看就成寂寞了”。

早些年,护林艰难。防偷伐、防火灾、防病虫害,全靠两条“飞毛腿”和一双“火眼金睛”。那时候,偷伐的人多,稍不留意,头一天还好好长在林里的树木,第二天只剩下了断桩残枝。最刺激的是伏击偷盗,事先得知线报,提前埋伏在树林里,等着偷盗者出现。有的时候十分顺利,而有的时候等上好几天也不见人影。一旦遇上偷盗的人,难免要起争执,对方狗急跳墙,拉开亡命之徒的架势。老杨不怕,他向来自称孤胆英雄,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,所以无论人多人少,老杨都能化险为夷。不过,有一次遇险,让老杨现在想来还心有余悸。

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在靠近安徽边界的林区,有六七个安徽农民过来偷砍木

头。得知消息,老杨叫上同事小鲁,一起划着小船赶去。等两人赶到时,砍下的木头已经装船捆好,准备回去了。老杨一急,飞身一跃,跳上船,说什么也不让走。仗着人多,他们硬把老杨往船下赶,小鲁见状,忙上前阻止。推搡中,有一人拿起木棍就挥,老杨身子一避,木棍不偏不倚落在小鲁的头上,他叫都没叫一声就倒了下去。对方以为打死了人,慌里慌张弃船逃窜……老杨一时也没了主意,他不知小鲁是死是活,只得拼命划船往回赶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回到林场,小鲁就有救。所幸,小鲁只是被棍棒击昏,半道上醒了。要不然,老杨这辈子都不会安生。

走了一上午,很显然,老杨有些体力不支。要是换到以前,就是连续走二十里地他也不觉得吃力。想起自己曾经健步如飞、身如狡兔,老杨不由鼻子发酸,不由自主自语道:“怎么一眨眼的功夫,人就老了呢?”

他找了棵大树,慢慢倚靠着坐下,撸起裤腿,用力拍打着两条腿。常年的林业劳作,使他的关节粗大,就连骨头缝里都害着风湿病,每当发作起来,简直要人命。若不是痛得下不了床,老杨根本不当回事,贴张膏药,熬罐草药,对付对付就过去了。可今天,老杨觉得有点对付不过去了。

他揉搓了许久,痛楚丝毫没有减轻,双腿僵硬得像两块木头,动也动不了,索性靠在树上闭目养神,让腿脚慢慢恢复。太阳光从树杈间,一片一片漏下来,洒在老杨已经花白的

头上,落在他疲惫黝黑的脸上。微微暖意,让老杨有了些许舒适,他抬头看看天光,又掏出手机看,时间正好走到了十二点。

并不觉得饿,也不大有胃口,但午饭不能不吃,“人是铁饭是钢嘛!”打开背包,老杨拿出了一只旧迹斑斑的铝制饭盒。这还是他第一天进林场时,父亲送的礼物。前些年,儿子也曾经给老杨买了一只保温塑料饭盒,但用了没多久,老杨还是换回了铝制饭盒。

午饭是早上摊的面糊饼,铺上豆腐和霉干菜,一打开,有股浓浓的酱香味。

开发公司有十六个林场,每个林场,老杨都呆过几年,长则三四年,短则一两年。他曾对人说过,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,就是走遍了淳安64.4万亩国有山林。虽说,现在护林与往年相比,条件早已大改善,不仅用上了智能装备,偷盗的、砍伐的也少之又少,但对森林防火和林木病虫害,仍然不敢掉以轻心。

午饭下肚,体力有所恢复。老杨站起身,甩了甩腿,也甩了甩鞋面上的灰土。鞋,是妻子买来的旅游鞋,说轻便、护脚,走路最管用。有意无意中,老杨会在妻子面前嘟囔,护林最费鞋,一双鞋穿不了多久。到底是枕边人,他随意一说,她就记下了。有一次,一家伙给他买了五双鞋,可把老杨给高兴坏了,逢人便念叨。

妻子有张银月般的笑脸,老杨只要一起就温暖。她爱笑,爱说,是个藏不住心事的人。当初,谈婚论嫁,她看中的就是老杨这块

国营林场的“招牌”。然而,结婚后才知道,一个国营林场的职工,居然比农民还辛苦。整天围着山林转,风吹日晒不说,就连家也顾不上。妻子会唠叨,也会埋怨,但说管说,家里的事情照样一一担在肩上。老杨嘴笨,更不会甜言蜜语,打个电话也不知道嘘寒问暖。但他懂得妻子的辛苦,所以每次回去,里里外外抢着做家务事,以实际行动来补偿。

有了精气神,风湿腿也不那么痛了。老杨手搭凉棚,张望一番,准备去对面的那片树林看看。这些天,线虫病发生,松树被咬得一棵棵支离破碎,躯干干枯,松针发黄。看来,今年又得加大防控力度了。

走在林中,老杨的鞋底撞击着沙土,带出一阵阵沙沙响,像节拍的敲打,又像旋律的悠扬,有种欢快的感觉。只是山林太安静了,即便有鸟雀叫。老杨走累的时候,会习惯性地扯开嗓子喊山。神奇得很,只要他一喊,立马就能得到回应,得到那些树木啊、花草啊、藤蔓啊,甚至是石岩的遍声应答。这个时候的老杨最快活了,他手舞足蹈,宛如山林之王,听百兽称臣。

太阳光渐渐弱了,空气也开始变凉。有风吹来,树枝却没有摆动,但手指尖的皮肤分明感觉到了晚风的来临。

夕阳斜照,缓缓游移。此时,老杨已经走在下山的路上。他说,山的景色在黄昏时最美,不信,你看。光影投射,余晖涂抹,满山遍野都是金光。

老樟树

●章巧英

老樟树距村口百米的转弯处,靠近小溪。以前这里有一处水坝,老樟树下的溪水就绿油油的深,好像一座露天游泳池。

老樟树繁茂的枝丫盘旋在上面,树下的溪滩岸一片阴凉,曾经也是孩子们偷偷玩水的好地方。一群好伙伴像一只只鸭子扑腾扑腾跳进水里,游到对面的崖壁上,一起挤在崖壁上,又扑腾扑腾往水里跳,循环往复,好不热闹。正午太阳火辣辣的,从水里出来也不用换衣服,就站在太阳底下晒晒,或者坐在老樟树下热风吹吹,没过多久,夏天薄薄的“的确良”小背心就干了。在这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:“这棵老樟树是我干妈。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,调皮的还会让我叫几声,看看老樟树会不会答应。大家说说笑笑,陆陆续续走回家。

我和老樟树还真颇有渊源。母亲生我的时候有个算命先生给她算过一卦,说孩子和她相克,要另外认个妈,母亲很是相信。村口的这棵樟树粗壮,树枝虬劲有力,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,树叶四季常青,散发阵阵清香。于是母亲就选了这棵樟树让我认作干妈,小小年纪的我觉得又是新奇又是好笑,大年初一还会上支香拜一拜。一直到出嫁了,因为过年很少回娘家,这个仪式就中断了,这段关系似乎也就解除了。但平常日子回老家,经过老樟树我都会远远地看几眼,就好像看一个长辈,一个熟悉的老人。

今年回娘家过年,大年初一早起,风雨大作,母亲让我随哥去给祖先拜年,并特意嘱咐给老樟树也拜个年。从菜地的小路走过去,来到老樟树跟前,一眼望去,老樟树虬枝枯瘦,叶子发黄稀疏,一些枝干折断,树身老皮脱落,在风雨里更显得老态龙钟。老樟树够老了,已有200岁了(挂牌上写着),在这漫长的岁月里,流水不曾止息,白云悠悠,人来人往,时光荏苒。而那些草木一再返青,楼房、水泥路让村庄变得年轻,老樟树却依然孤独地守立在村口。孩子们已跑向远方,老樟树和村里的老人一样守着略显空荡的村子,他们渐渐衰老,这种现状我们难以改变。我向老樟树祈求什么呢?风雨里,疫情中的年味也有点萧索。

回村过年的人不多,隔壁邻居也没回来,要不是有客人来做客,村子里真够冷清的。村里人大部分搬到了小镇上或者城里。初五回城时,母亲领着我 去菜地割菜,经过一块菜地,她指着说,这是小姨家的地不种了,她来种点萝卜。走到另一块菜地,母亲指着长势良好的大白菜说,这是舅舅家的菜地,“这么好的地荒着可惜了,我都给种上菜了。”菜地里绿油油的,我眼里满是绿,我的手里大把大把的绿,这绿我将要带回城里。

回城的路上,我想起了对老樟树的祈求:风调雨顺,人寿年丰。老樟树于我,寄托了一种美好祝福。

救起一个家

●胡建荣

或许是随着年纪的增长,记忆的匣子有时候会突然打开,1972年春天在洪水中救人的那一幕,如画面一般在眼前浮动。

那是清明节后的一个星期日,上午倾盆大雨,午时雨后放晴,一片春光明媚。吃过午饭的我,拿着柴刀,扛起柴担,准备去八角红山坞砍一些豆角杆。我走到村外的小河旁,只见上游的洪水滚滚而来,再向下游奔腾而去。河的下游有一座木桥,这时对岸一位满手捧着映山红的小男孩,正蹦蹦跳跳地到了桥中央。突然,洪水潮头涌到桥边,瞬间将木桥冲垮,那孩子在我眼皮子底下消失了。

不好,有小孩落水!“快救人,快救人啊——”我甩掉柴担和刀,一边呼喊,一边拼命朝小孩落水的下游飞奔而去……300米左右的平行距离、15米的高低落差,我一边奋力跑一边脱抛衣服,追至小孩漂流处,猛地跳下河向他游去。由于跑得太急,喘着粗气的我在河水漫过胸后感觉呼吸困难,只能随着洪水上下飘荡往下流,但一直追不上小孩。好在我头脑清醒,果断向岸边游去,上岸后再顺流向前奔跑100多米,跑

到超过小孩的位置后,再重新跳下河水,等到小孩漂流到我跟前,我把他紧紧抱着游上了岸。

有两位村民听到呼救声后赶到了现场,眼见小男孩已失去知觉,急忙按老一辈人讲的方法进行施救:把小孩放在我的双膝上,面朝地面,拍打背部,帮他把吸入的水排出。小孩吐了几口水,但知觉还没有恢复。在河边放牛的小孩奶奶急急忙忙牵来一头大水牛,大家把小孩放到牛背上,面朝下,赶着牛转圈,以牛走动起伏的方式继续给小孩排水。十几分钟后,小孩终于苏醒过来了,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一位年青人抱起小孩,把他送回家中。

此时,我才感到身上阵阵发冷。我跑着碎步,沿路把抛掉的衣服捡回来,发现少了一件酒红色毛衣,可能是沿河快跑时随手一丢,不小心把这件毛线衣抛进河里冲走了。回到家中,疲倦的我换上干燥的衣裤,像啥事也没发生一样,继续返回山里去完成砍豆角杆的任务。

这个被救的小男孩叫胡应明,当时才7岁,就住在我家隔壁,是我胡家同宗。他父亲早年参加过新安江水电站建设,1960年被精减下放,回

到安徽省绩溪县老家务农,因有点文化,就在生产队兼记工员,后来不幸患上直肠癌去世。父亲去世后,母亲因为婆媳关系处理不好,带着小女儿改嫁到千岛湖水库边的歙县正口,只留下奶奶带着他这一个孙子。等奶奶一过世,胡应明就成了孤儿。

我那时在村里当干部,家境一直较好,就经常接济和关爱他。我到淳安工作后,又把他带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食堂做杂工,做了几年后,他转至水源林场做了一名护林员,再后来回绩溪老家成了婚,生下一个儿子。夫妻俩恩恩爱爱、齐心协力,盖了两幢新房子,过上了衣食不愁的幸福生活。如今,他们的儿子也已大专毕业,在合肥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。

五十年过去了,现在回过头来想想,假如那天我没去砍豆角杆,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小孩落水,更没有跳进水里救人……胡家孤儿或许就那样走了,那这世上就没有这么一个幸福家庭存在了。

生命是如此之轻,生命又是如此之美!我因人生有了这样一次有意义的经历,在心有欣慰的同时更加珍惜生命,在几十年时光里坦然接受生命里所有的历程。



蒺藜

叶永生 摄